

中国革命暴动纪实丛书

黄麻暴动纪实

喋血大别山

郭木著

ZHONGGUO GEMING
BAODONG JISHI CONGSHU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97516

•《中国革命暴动纪实》丛书•

喋血大别山

——黄麻暴动纪实

郭 木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新登字(京)118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喋血大别山:黄麻暴动纪实/郭木著. —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7.5

(中国革命暴动纪实丛书)

ISBN 7-5033-0860-5

I. 喋… II. 郭… III. 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125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白石桥路42号 100081)

电话:62183683

北京朝阳区飞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所经销

1997年5月第1版 1997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3.75

字数:321千字 印数:1—5,000

定价:17.00元(膜)

目 录

第一章 山雨欲来…………… (1)

土豪劣绅。农民协会。黑脚杆子打鼓说书，学生伢子火烧地契。砸开粮仓，清算祖帐。马克思画像上香案。闹革命就是要破“王法”。

第二章 暴风骤起…………… (19)

谁撕了农会张贴的标语？仇人相见，分外眼红。亲舅公捣乱也要挨刀劈。龙潭寺的和尚算不算豪绅？省里有命令，就要捉拿你！怒打承审，惩办团总，逮捕工贼“罗偏头”，一切权力归农会。

第三章 神兵天降…………… (49)

“红枪会”血洗麻城，王树声夜奔武汉。毛泽东派出神兵学生军，破寨岗改名“得胜寨”。《民国日报》载：“短兵相接，则用龙枪拼杀；战阵交锋，则用长枪射击。以至会匪屡战屡败。”

目 录

第四章 屠刀斩水 (86)

茅草过火,石头过刀。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漏网一人。剖腹、挖心、分尸……铁丝穿乳吊上房梁。不是你死,就是我亡。活捉王芝庭,打死王仲槐。区长王既之施用美人计,教官熊振翼拖枪叛逃反遭杀。

第五章 九月暴动..... (124)

南昌枪声。八七会议。炉高火旺,打刀造枪。罗亦农临危指示郑位三速返黄安,麻城好汉闻信啸聚十丈山。敲锣!集合!暴动——暴动——暴动!再不当牛马,要做主人翁!

第六章 攻占黄安..... (153)

六条盒子炮夜冲火王庙。鸡毛信飞至北界河。歼灭“缉私营”,进占七里坪。王树声夜涉倒水河,李先念直扑城南门。陈再道阻击木城寨,徐海东率队奔黄安……铜锣一响,四十八万。县太爷连连叩头求饶:别杀我,我上任还不到十五天……

第七章 浴血城垣..... (190)

世道变了,农工拥上主席台。潘忠汝、吴光浩横刀立马检阅鄂东军。敌中央社惊呼:“鄂东黄安自被农军盘踞,其势比以前更加蔓延……”18条枪夜半遭遇国军独立旅,刘镇一砖堵城门,廖荣坤抗击进攻。南下主力回城,总指挥被迫撤离黄安城。双方竟日

激战，潘忠汝流尽最后一滴血。

第八章 明月秋霜…………… (240)

“铲共团”。杀人场。剖腹挖眼，割掉下身。蔡济璜、刘文蔚血染林店河。王幼安“暗渡陈仓”遭枪杀。“清乡团”血洗黄麻。省委指示。木城寨会议。闵家祠堂的72条好汉和53支长短枪。

第九章 游击木兰…………… (286)

廖荣坤施妙计；陈再道背光洋。吴焕先冒充风水先生筹款，“何道士”烧房潜入“铲共团”。吴光浩率部东进黄冈。袭击长岭，攻克罗家岗。敌十二军迅即调兵三千围攻木兰山。失败算什么，我们骨头硬。周大娘献子救出王树声，王秀松率游击队消灭“老子”王建禄。

第十章 二次暴动…………… (339)

汪莫川汪家湾里遇难，戴克敏戴家祠堂灭敌。枫树店王树声镇压团总彭汝霖，大道旁徐其虚手刃局长“曹屠夫”。“朱毛”会师。桂系第十八军进山“清剿”第七军。清水塘会议。开辟柴山堡，实行工农武装割据。

第十一章 烈火金刚…………… (365)

柴山堡。河南湾战斗。戴克敏“请酒”。徐其虚收降。尹家咀会议。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第三十一师。蒋桂混战。商南起义。吴光浩出师未捷身先死。徐子清、徐其虚，惊动中

目 录

目 录

共中央的“二徐事件”。

第十二章 世纪曙光 (405)

徐向前初涉红土地。“罗、李会剿”、“鄂豫会剿”、“徐、夏会剿”。红一军,出击平汉路。红四军,双桥镇大捷。白雀园“肃反”,戴克敏、曹学楷、王秀松、徐朋人、陈定侯……先后遇害。1931年11月7日,黄安七里坪,徐向前、陈昌浩横刀立马检阅红四方面军。

主要参阅书目 (431)

第一章 山雨欲来

土豪劣绅。农民协会。黑脚杆子打鼓说书，学生伢子火烧地契。砸开粮仓，清算祖帐。马克思画像上香案。闹革命就是要破“王法”。

1924年夏天的一个晚上，共产党到了黄安的消息像闪电般地传遍了余家湾。“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土豪劣绅”等革命口号，也随着共产党的到来，水一样地渗透了黄安、麻城两县。

接着，黄麻地区就接二连三地发生了几起“不可思议”的怪事——

一位被大地主丁枕鱼家少爷丁岳平割掉一只耳朵，打得遍体鳞伤的长工逃出虎口，组织了一帮穷兄难弟，趁着夜色摸进丁家大院，抱走一批金银财宝，临走还放了一把火，火光在丁枕鱼及其家丁们百思不得其解且焦躁不安的神色中，从容不迫地燃烧着漫无边际的黑夜。

接着又是一个繁星满天的夜晚，几个农民化装潜入乘马张家岗地主“张八老爷”家，抱走了8根金条、一捆纸币和其它财

物，神不知鬼不觉地漫进了沉默的大别山。

再接着就是大批农民光天化日之下闯进林店邹家湾大地主邹达清家，砸开谷仓，将粮食全部分光。邹达清匆匆到县府告状，又买了8条枪雇人看家护院……

一时间，黄麻风声骤起，被痛苦煎熬着的“黑脚杆子”们在残酷的压榨之下似乎感觉到了骨肉及其血汗在满腔怒火的斗争中所迸发出的快感——不烧不行！不打不行！不分更不行！

从省城武汉回乡的共产党黄安负责人王鉴及时地给武汉的董必武先生汇报了这一切。于是，1925年的“五卅”惨案刚一发生，走上武汉街头进行声援的黄安、麻城籍学生戴克敏、戴季伦、王秀松、曹学楷、汪奠川等，便在董必武的指派下，带着火炉武汉那持续不衰的革命热情，豪情满怀，纷纷回到自己的故乡，在黄安工作组的直接领导下，联合本地革命的知识分子，成立“五卅惨案后援委员会”，举行集会，发表讲演，散发传单，声援各地工人的反帝斗争，号召广大群众起来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为了宣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思想，扩大革命影响，党的黄安工作组办起了《黄安青年》等刊物，宣传马列主义，转载革命消息，抨击反动统治。接着，《响导》、《新青年》和《中国青年》等一大批进步刊物，也不断地传到黄麻地区，革命影响与日俱增。

一天下午，王鉴来到黄安紫云区上戴家这个地处偏僻的小村找戴克敏。在武汉中学读书时他们就认识。戴克敏当时刚考上武昌第一师范附属高级小学，时常到武汉中学找王秀松、戴季伦等人。在董必武、陈潭秋的培养下，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为了声援上海工人、学生、市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屠杀中国工人和学生的暴行，戴克敏曾冒着被反动军警逮捕的危险，多次挟带着革命传单和标语到汉口外国租界去散发、张贴。这次回家之后，又是走访、又是讲演、又是办农民夜

校，把宣传工作搞得非常红火。所以，王鉴想找他聊聊，以便更好地部署下一步的工作。但在村口的小道上，王鉴却意外地碰到了桃花区栗林咀村的王秀松。

“秀松——”王鉴热切地叫了一声。

“怎么是你？”王秀松见是王鉴，也觉得有些奇怪，“四周的运动都搞得红红火火，你不好好准备下一步的工作，到这儿干什么？”

“那你呢？你不好好在桃花区呆着，怎么也跑到这里来了？”

“我是来学习的，和你不一样。你看人家克敏多会搞。满打满算不足百余人的小村，这会儿却聚了六七百。”说着，便给王鉴指了指不远处掩在树荫下的打谷场。

王鉴往高处站了站，果然看见一大群人正黑鸦鸦地围着站在桌子上讲演的戴克敏。

“正讲‘宋埠教案’呢。”王秀松又说。

“噢。”王鉴应了一声，没说别的，就静静地听着戴克敏的讲演。

宋埠教案是一件著名事件。帝国主义用他们的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之后，那些高鼻子、蓝眼睛的传教士们也不远万里地来到了中国，来到了黄安、麻城这样边远的山区传经布道。仅在麻城、宋埠、福田河等地，一下子就建起教堂 34 间，发展教徒 600 余人。那是 1892 年农历五月十八日，宋埠群众在干沙河举行龙船会，庆祝大端午节。意大利传教士梅保善、乐传道却混在人群中，光天化日之下调戏妇女，引起民愤。宋埠的徐全福和铁门大有寨的李金狗带领当地群众撞开教堂大门，打死洋人梅保善和乐传道，并一把火烧了他们的魔窟教堂。这就是当时轰动全国乃至海外的宋埠教案。这件事情发生后，极大地震动了帝国主义的各领事馆，他们提出要 100 个“凶手”的人头的无理要求。

而腐败的清朝政府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答应重修教堂，赔偿银两，并把徐全福、李金狗两人投刑下狱，许多当时在场的群众也受到责打。宋埠群众愤愤不平，将此事编成花鼓戏、皮影戏到处传唱。3年后，年仅10岁的董必武随父亲到宋埠读书，深受“宋埠教案”的影响，至到了武汉，还不时地在王鉴他们面前，非常崇敬地提起徐全福和李金狗两位农民英雄，并因此而对洋人和帝国主义列强表示强烈的不满。

“群众情绪怎么样？”王鉴习惯性地问了一声王秀松。

“你听——”王秀松说。

不等王秀松的话音落点，戴克敏那边的口号声就山呼般地传了过来——

“打倒帝国主义！”

“打倒土豪劣绅！”

.....

入夜，当王鉴和王秀松在戴克敏这个“革命之家”（戴克敏的父亲戴雷舫早年与董必武十分要好，是一个思想进步的乡村知识分子，靠教书维持生计，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坐下来时，不自觉地便谈起了下一步革命工作的问题。

“克敏，你说说，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办？”王鉴手端茶杯，像个老大哥一样把目光投向看上去有几分腼腆的戴克敏。

“我说不好。我连党员都还不是。”

虽然讲演时慷慨激昂，但在王鉴和王秀松这两个党员面前，戴克敏却不好意思地红了脸。

“不怕，随便说说。你看你工作搞得那样好。”说话的是王秀松。他有他的想法，却不好明着提出来。

王鉴看出了王秀松的心思，抿了一口茶笑着说：“革命到了这一步，光搞舆论宣传还是不够的。在搞好舆论宣传的同时，我

们还有两件事情必须赶快抓紧做：第一，要发展壮大我们的组织；第二，要在舆论的感召下，尽可能快地采取行动！”

“是的。”王鉴这么一说，眉清目秀，长得像女孩子一样机灵，但骨子里却生满了“叛逆”精神的王秀松便十分赞同地说：“你说的有道理。首先，我们现在的行动都是零零散散，各自为战，缺乏必要的联系和统一的部署。这样，看上去热热闹闹，实际上大伙一散场什么都抓不住，形不成更大的威力；其次，没有具体行动就无法触及灵魂。你讲你的，他干他的，到底还是两层皮；第三呢，是不是尽快把夜校办起来，教农民自己识字。这样，工作起来就容易些了。”

“还有，”见王鉴和王秀松都谈出了自己的想法，戴克敏也不甘落后了。只等王秀松话音一落，就忙不迭地接着说：“还得经常和董必武先生取得联系。如果必要，我们也可以派人到外面去学习、学习。听说有个叫毛润芝的先生，也叫毛泽东，他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蛮有特点。对吧？”

“对，你俩说的都对。革命我们谁都没搞过。虽说我年长你们三两岁，可也是第一次闹革命呀。以后有哪些不对的地方，还得靠两位仁弟多耽待呢。”

“鉴兄说到哪儿啦！革命虽然无榜样，同舟共济当如何？”

“真是多谢了，秀松！”看着王秀松斯斯文文的样子，王鉴真是佩服这个二十刚出头的小伙子。

王秀松出生于一个地主家庭。弟兄三人，他是长子。七岁那年，其父王建禄就送他到一所私塾读书。父亲热切希望王秀松能“跃登金榜”而精通他那一套“学处世之道，通做官之理”。所以，当王秀松以优异成绩考入武汉中学时，王姓家族中“有声望”的人欣喜若狂。以为王家“发达有望”，经集中商量之后，决定每年抽出祖辈中的一部分经费来资助王秀松读书。王建禄更是得意，

再三嘱咐王秀松要用功争气，学成功名而不负家族父老之殷切希望。谁知王秀松早在上私塾时，就在私塾老师的教导下，对清朝的腐朽统治表现出强烈的不满。到了武汉中学之后，经过董必武、陈潭秋的教导和培养，很快就迷上了革命，迷上了共产主义理想，尤其是在声援“五卅”惨案的运动中，更因表现突出而深得董必武先生的喜爱。这次回乡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叫人吃惊——发动群众找王氏族长王彤宾算祖帐！

王氏家族族长王彤宾，外号“黑鱼老爷”，曾任沙坪会长，是一个有政治势力的大恶霸地主。他家几代都掌管着王氏家族的祖田，种王氏祖田的农民，一年要向王彤宾交 4000 多担谷，而多收的谷除了祭祖用一部分外，其余就都被王彤宾独占了。他依仗权势，从未向家族公布帐目，群众敢怒又不敢言。特别是栗林咀的农民，无钱无势，更不敢找王彤宾算帐。王秀松却不畏王彤宾的淫威，不顾族权的势力，回家后就带领栗家咀的贫苦农民 50 余人，拿起扁担锄头，直奔沙河王家，逼着王彤宾算祖帐。通过算帐，揭露了王彤宾的贪污行为，王氏家族的每个男女，不论老少，都分得了三斗谷子，还清算了一笔钱，作为办学费用。真可谓在太岁头上动了一把土。农民自然乐不可支，但却气煞了“望子成龙”的父亲王建禄。见王秀松带人冲向沙河王家，他便把身子跳得老高，叫骂不绝：“孽种——你这个想要人命的孽种！”

想到这里，王鉴微微一笑。看王秀松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便不自觉地：“秀松，过了这段时间，你干脆给咱们到广州去学习。像克敏说的那样，把人家好的东西学回来。”

“什么？噢，明白。等过了这一阵子再说，好不好？不过，我刚才寻思了半天，要说发展组织的话，七里坪的张南一倒是不错的……”

不等王秀松把话说完，王鉴就止住了他的话，说：“现在不谈

这个。现在你我的任务也是两个，第一，走路；第二，睡觉。”说着，自己就忍不住地笑了起来。

虽然戴克敏再三挽留，但王鉴和王秀松还是出门了。

过了不几天，还是晚上。浓密的夜幕低垂，忧郁的河水沉寂。时而一声犬吠，越发显出夜的清冷。但在七里坪北街的一间小小的茅屋里，此刻却极是隐秘地亮着一盏悬吊在茅屋中央的松明子灯。灯光无言地扑跳着，映着四周一张张差不多都是一个神色的脸。

“快来了吧？”一个低沉的声音在问。

“应该来了。”一个稚气的声音在答。

一问一答，屋外便传来了一声谨慎的咳嗽声。接着，以打鼓说书维持生计的张南一一挑门帘就闪了进来。一进茅屋，他的神情不自觉地便有些紧张。两眼直直地盯着挂在茅屋正面墙正中央的党旗，紧走两步，上前就要打敬礼。

周围人不出声地笑了。王鉴忙上前说：“莫急。不是这样的。”说得张南一时红了脸，不知怎样才是好。

等到屋子安静下来之后，王鉴便宣布会议开始。接着，有人便十分简约地介绍了张南一等同志的情况；接着，王鉴便宣布张南一等同志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接着，在王鉴的带领下，他们面对党旗，举起右手，开始宣誓。

声音不高，却吐字清晰。字字句句，掷地有声。仿佛经由他们胸腔而发出的近乎震荡的声音，并不只是简单的三言两语式的誓言，而是一种力，一种忠诚的、信赖的、向往和渴望得到的力量的凝聚。

宣誓一结束，张南一迫不及待地就要王鉴给他“党的工作”。

“继续打鼓说书。”

“还是打鼓说书？”

“对。打鼓说书。只是得把词儿好好编一编。”

“晓得了，晓得了。”

第二天一大早，七里坪北街的群众就听到了张南一的新鼓词——

有贫农坐田埂自思自叹，
叹只叹我穷人缺吃少穿。
天地间应该是人人平等，
为什么他该富我该受贫？
那富人他说是命中注定，
又说是坟山好风水凑成。
我穷人做苦工日夜不睡，
倒转来衣食住都不如人。
劝大家切不要被人蒙哄，
全都是剥削者一手造成。

一开始，张南一身边零零星星只有几个起得早的人，但不等一曲唱毕，周围就已经是密匝匝的一群人了。七里坪北街仅有的几座小楼房，二楼的窗子也探出了几张好奇的脸。

不几天，大人小孩不仅都知道了张南一的新段子，而且也知道桃花区的地主伢子王秀松竟给农民办了个夜校，也唱歌，是他自己编排的——

穷人实可怜，
缺油又缺盐，

勤扒加苦做，
无吃又少穿，
日子似黄连。
叫声我姐妹，
不要把急着，
黑暗地狱努力来打破，
再走光明路，
姐妹才能快乐。
姐妹要同心，
同把政权争，
夺取政权解放姐妹们，
一切都有份，
万恶封建肃清。

歌声所到之处，紧接着又是紧锣密鼓的宣传攻势。一时间，黄麻地区的山间小道、大街小巷，随处都可看见要么穿戴整洁，一身中式衣衫，要么头戴礼帽，身穿长衫，脚步匆匆的年轻人。他们走村串户，不遗余力地向人们宣传“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天下为公”、“耕者有其田”等革命思想。轰轰烈烈，沸沸扬扬。

但是，无论是黄安还是麻城，对于学生伢子们的宣传，积极响应的总是年轻人，大多数的中老年人都是冷眼旁观——都是些学生伢子，不是地主子弟，就是土豪亲戚。革命革命，说着好玩，看他们么样革法？

自然，土豪劣绅就更不把他们放在眼里——闹吧，闹吧，闹腾够了就知道回家了。

“这怎么办呢？”

王秀松似乎有点忧心忡忡的样子。

“是呀，怎么办呢？”

王鉴也吃不准下一步到底该怎样办。当然不是不明白，而是有些为难。他们，差不多都是地主子弟，要么就是知识分子出身的书香子弟。王秀松、戴克敏、戴秀伦、汪奠川、徐朋人、赵赐秀，还有麻城的蔡济璜、刘文蔚、桂步蟾、王树声等，几乎无一例外。革命就要革到自己头上来了，他们会不会因此而退缩呢？

就在王鉴面有难色地望着身边的王秀松、戴克敏、徐朋人等人时，麻城福星岩湾肖志道的茅屋前却飘来了桂步蟾、王树声两人的影子。

看着晒在场上的稻谷，王树声说：“我们不能让农民劳累一年的血汗，又都流进地主财东的谷仓粮囤。”

听着王树声的话，肖志道沉默不语，不时地望一眼桂步蟾。原来，肖志道一家就是桂步蟾家的佃户。望着小东家，他能说什么呢。

王树声看出了一点道道，正要对桂步蟾说什么，但见桂步蟾已走到肖志道跟前，响当地对肖志道说：“肖大伯，减租减息就从今天开始，从你我之间开始实行，今年，你一粒谷子也不要挑到我家去。”

“小东家……”肖志道不知该说什么才好，上前想拉住桂步蟾的手，伸了半天却又缩了回去，接着说：“你可别为难我，租子我一粒都不敢少哪！”

“别说了，肖大伯。”桂步蟾说着便拉住了肖志道的手，使劲地摇着说：“时代就要变了，我说了算！”

说着，他又回头对王树声说：“树声，待会儿回去，我们就当众烧了那些地契，好不好？”

“好！”